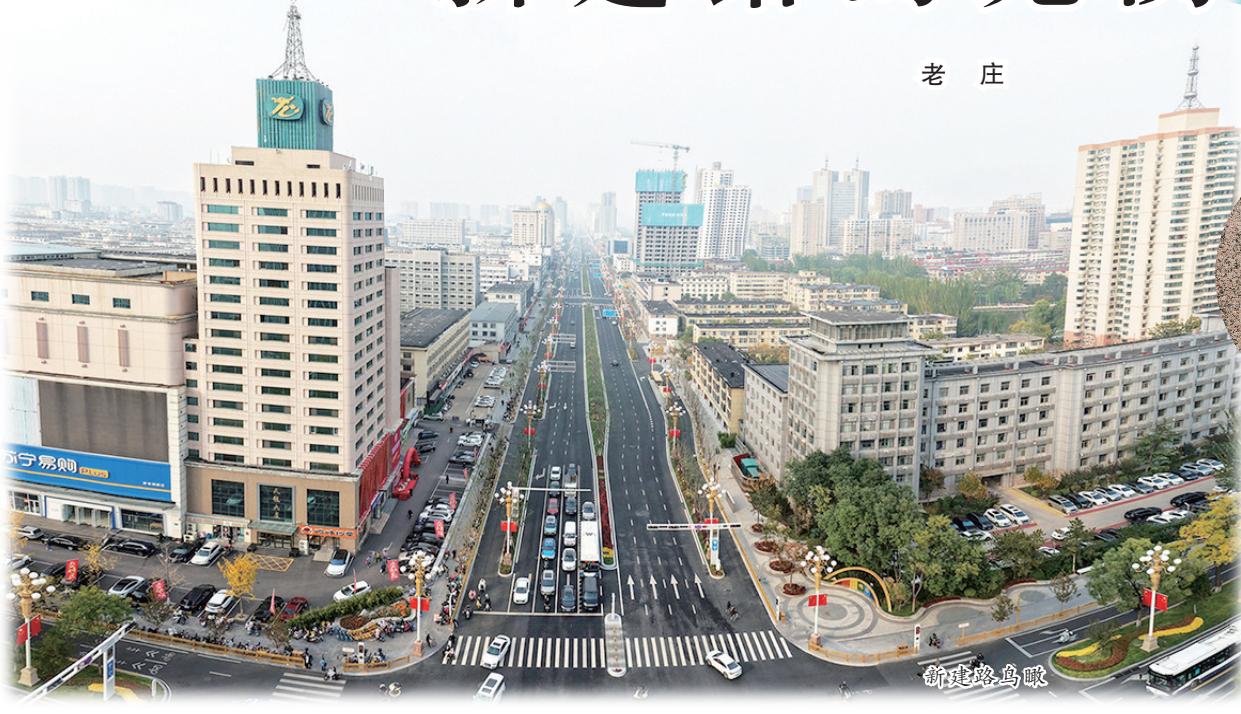


新建路的光阴絮语

老庄



本文摄影：李红

我的单位，就在新建路与府西街的交叉口。掐指一算，我工作已近20年。人生能有几个20年？这段从青年走向中年的旅程，其最外显的坐标，便是脚下这条每日必经的新建路。它于我，早已不是地图上一条冰冷的线段，而是脉搏，是河流，是镌刻着个人与城市共同成长印记的一卷活页史书。

近来，这本“史书”被轻轻合上，又郑重地重新打开，换上了一副崭新的封面与内页——新建路完成了为期数月的升级改造，于10月20日全线通车，以一种我既熟悉又陌生的面貌，迎接着每一位如我一般的旧相识。

说熟悉，是因它的骨架未变，依旧是纵贯太原主城区那条不可或缺的交通动脉。说陌生，却是它从头到脚，都已换上了时代的妆容。记忆中最深刻的，便是从前那略显逼仄与混乱的“空中蛛网”——各类电线、通信电缆纵横交错，在天空划出杂乱的线条，尤其在阴霾天里，总给人一种压抑之感。如今，抬头望去，天际线豁然开朗，所有管线均已入地，天空仿佛被仔细擦拭过的蓝宝石，纯净、高远。

新铺的黝黑沥青路面，平整如砥，车行其上，轮胎与地面摩擦的沉稳沙沙声，取代了往日颠簸的哐当与嘈杂。资料说，这路面采用了抗滑耐磨的SMA-16沥青玛蹄脂材料，连排水标准也从一年一遇提升到了五年一遇。这“地下”的巨变，虽肉眼难见，却让人行走得无比安心，仿佛道路有了更坚实的根基。

最得人心的，是道路的拓宽与功能的重新划分。改造前，机动车、非机动车混行是常态，骑车或步行，总是提心

吊胆，有时还不得不与机动车争抢着方寸空间。如今，宽阔的中央机动车道为双向六车道，关键路口增至八车道，有效疏解了拥堵。路中设有醒目的隔离护栏，护栏之外，是宽达3.5米的彩色沥青非机动车道，再往外，是更为宽敞平整的人行道，选用厚实的花岗岩面砖铺就。这种清晰的“三板两带”格局，让汽车、自行车、行人各得其所，互不干扰。秩序，在此刻具象化为一种从容不迫的流动。尤其令我称道的是那些细节：人行横道处设置了二次过街安全岛，路灯延续了迎泽大街“十一火棉桃”的典雅造型，连垃圾桶、公交站台、阻车器这些“城市家具”上，都印上了以阜城门和城西水系为原型设计的专属Logo。这已不仅是一次道路工程，更是一次对太原府城文化的挖掘与致敬，让历史记忆在日用品中悄然“活”了过来。

走在这样的路上，脚步会不自觉地放缓。目光掠过街角新添的口袋公园和复层绿化，不禁想起童年。我就读的十二中，离此不过咫尺。那时的新建路，两侧多是老旧的楼房，街道狭窄，每逢雨季，低洼处常成“汪洋”。我们这群半大孩子，曾卷起裤腿，嬉笑着蹚水而过，哪知这背后是地下管网超期“服役”数十年的艰辛。如今，工程人员动用“蛙人”清淤，将雨污水、供水、热力、电力等七类十二趟管线全部更新，彻底告别了“带病运行”的历史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成长？个人的，城市的。我从那个懵懂少年，长成在此奔波20年的职场人；而这条路，也从青涩步入成熟，从而就变为讲究。

行至府西街口，变化尤为显著。北进口新增了一条

2021年，在那个生机盎然、万物生发的春天，60岁的我到龄退休，告别职场，回归家庭。曾经热爱的事业，曾经朝夕相守、忙忙碌碌、出出进进的那间办公室，都成为往事。

退休后，我认真生活，没有因为闲而放弃心中梦想。以前，工作是事业；现在，事业是生活。

尼采曾说：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”这句话直击心灵，我对“起舞”二字深有感触。我理解，起舞不是跳舞，而是以热情奔放、优雅乐观的状态去生活。我以为，每一次起舞，都是生命最美的样子。不负韶华，只争朝夕，尽情起舞，该是一件多么畅快的事。在退休的道路上且行且舞，在起舞的过程中越变越好。

经营自己，从喜欢的事做起。2016年，55岁的我开始学二胡。这些年，虽然不能做到天天拉、拉得好，有时可能会因故放下一段时间，但学习《赛马》《良宵》等曲子的过程是愉悦的。既然上班时已经开始，退休后更不会放弃。2018年，57岁的我开始学钢琴。当时，我们约定结伴学习的5个人，目前只剩下我，还在追逐钢琴梦的路上前行。在老年大学钢琴课一座难求时，我跟老师“一对一”学习；在山西开放大学开班招扩时我报了名，从中级班，到提高班、研修班，坚持学习，弹琴成了每天的必修课。放了假，老师安排的练习曲再难也要全部啃下来。即便外出旅游，也要带上谱子和琴键练习纸抽空练习。因热爱而执着。两年多时间，几十首曲子已在自己手指间流过。有人说“一等退休学乐器”，我做到了。学习很苦，坚持很酷！当我能轻松弹奏《萱草花》《牧羊曲》《我爱你中国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梁祝》等喜欢的曲子时，便会沉浸在美好的体验与自信中，仿佛那些流过的汗吃过的苦开出了花结出了果。以前跟老师学过一段时间声乐，退休后，又投入到“快乐之声歌唱班”“京剧艺术表演班”的学习中。让音乐成为退休生活的主旋律，让国粹戏曲走进我的退休生活。通过学习，我感受到了退休后伴着美妙音乐起舞的快乐和魅力。

除此之外，我每天坚持阅读写作。几年下来，多篇作品见诸报端，散文《老家新居》首次在文学刊物《都市》上发表。这些，都让我十分享受、倍感欣慰。

爱生活，就是做自己、好好活。在上课充实自己的同时，不忘忙里偷闲享自然。既食人间烟火，又看风花雪月。繁杂的家务事该做就做，亲朋好友的忙能帮则帮，学习、娱乐、锻炼、交友、写作、弹琴、出游，等等，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，忙得忘记烦恼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和同学朋友聚会，吃喝玩乐一条龙，尽享友情的快乐和温暖。和同学朋友出行旅游，看山看水看世界，体验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和心灵放飞。将梦想和现实交织，让浪漫和平凡同在，在既要又要还要中，过想要的生活。时间紧张，精神松弛，状态在线。我是那只被自己不停抽打而旋转的陀螺，一只起舞的陀螺，一只舞动人生的陀螺。

复旦大学陈果老师说：“人在这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两件事，一是请你好好活着，二是请你在自己活好的同时帮助别人好好活着。”我非常赞赏这句话，也想成为这样的人，让自己活成一束光，照亮自己，也温暖他人。

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退休，是人生的一场温柔续航，带着岁月的馈赠化作“春泥”，护得往后岁月皆繁花。

念奴娇·晋阳怀古

张春根

常忆千古太原，
刘恒龙潜地，
英雄衫衣怒马。
有并州儿，
太原甲，
血脉偾张华夏。
赵氏坚城，
三家分晋，
晋阳自雄霸。
九朝都会，
繁华壮丽堪夸。

我原本没有名字，与天地浑然一体。高原人唤我卡日曲——“红色的河”，也唤我的小名：玛曲曲果、扎曲。直至我携带着海量的泥沙奔腾而下，才有了闻名天下的名字：黄河。

当大地渐渐趋于冷却，青海高原才极其缓慢地浮现出了湖盆。我圣洁的母亲女神巴颜喀拉山，皓白耀眼的雪峰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，是我硕大的产床。当我从那里汨汨地诞生并流淌出的时候，声响清脆悦耳，却碎裂了周遭死一般的寂静。我最初缓缓流过星宿海这个狭长盆地，漫漫的湿地沼泽簇拥着无数湖泊，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，湖泊便如夜空中漫天的繁星眨着眼睛闪烁生辉，妙不可言。

随着西部高原的隆起，巴颜喀拉山主峰雅拉达泽雪山升高至海拔5000多米，我的使命由此被定了方向，无论怎么蜿蜒蛇曲都不会迷路。像地球上所有的河流一样，我的使命是谦逊地往低处走，沿着巨型阶梯状的走势，一级一级地或缓缓流淌、或跳跃而下，奔向位于地势低处的东方大海。我从云雾缭绕的雪峰那里而下，从天边的星宿海飞流而来……

我蛇形穿过大大小小的湖泊，让它们也成为我的一部分；而四周流来的小河，亦被我敞怀接纳。我的体型日渐强悍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。我将没有河床的蛮荒之地冲击出河床，将巍峨挺立的高山削切为崖壁，下切与吞噬一路的阻隔，突围出自由的河道。

我的第一次大弯曲，是一次有趣的游戏。在巴颜喀拉山与阿尼玛卿山之间，我轻松且快乐地向东南方向流淌，在四川、青海交界的松潘草原上向前。殊不知巍峨岷山屹立于眼前，我需跳起来抬头仰视它的峰峻。我勇敢地冲击而上，但每一排浪头均被击为碎沫；我分秒不息、昼夜不舍地轮番进攻，可岷山依旧岿然不动。我徘徊于草原之上，让时间等待我思考，最终在一个黎明决议调头，转了一个180度长弧形大弯，沿着阿尼玛卿山的北坡往来时的方向回转——有如又重新回到了青海，然而我的身躯却悄悄向西北方向探身。我穿过一个又一个峡谷，向东北方向流入了险峻沟谷——龙羊峡。好不惬意轻松，终于找到了一条自己可行的迂回路径继续前行。这个在青海、四川之间转出的大弯，是我留在地表、山脉间的特殊天意标记，是日后九曲十八弯轨迹的一个缩影。

我天性桀骜不驯，斗水七沙，也有人说我“九曲黄河万里沙”。可秉性难移，我将泥沙裹挟至下游或搬运至两岸，借助大风的洪荒之力，让一层层松软的黄土叠累出五彩的银川平原、河套平原和黄土高原。我在北部弯起的那个巨大的“几”字形身姿，既是运足气力塑造广袤肥沃黄土高原的脊梁，也是为穿透障碍、劈开石门的起跑准备，我的肌腱在穿透障碍、劈开石门时凝聚了苍天之力。黄土高原沟壑纵横，那些支流及支流的支流，也渐次成为我的毛细血管。于是，我的名称也在不断拓展，漫延为黄河流域。

我全须全尾地畅游于中国版图之内。在上游流域，我像一条昂起头颅的巨龙，在探望东方的同时张开嘴巴发出嘶鸣——梦境中，蔚蓝的大海呼啸着，缥缈又遥远。我匍匐下沉重的身子，用每一滴水的叠加之力贴紧大地，在深沉的呼吸中缓缓而行。吕梁山脉横亘在眼前，阻隔了我向东的走向。这一次我没有犹豫，调头南下，铆足天地之力冲击出一条晋陕大峡谷。地壳坚硬的花岗岩石，有如大地的骨骼与牙齿，它们固然顽强抗拒，而我的回应是分秒不息的低吼与切割。“柔弱必胜刚强”，这是我的哲理。深深的峡谷绝不是鬼斧神工，而是我水滴石穿的雕刻杰作。动态的野性奔腾与沉默的坚固阻隔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无数坚韧的水滴汇在一起，便凝聚为无敌之流。

当我在奔流接近了渭河，并挽起它的臂膀，回首一路征程——在奔流了一个大“几”字形弯后，曾逼我转弯后退的岷山，竟然被甩到了遥远的天边，感觉犹如飞越过了岷山一般惬意。我无暇自乐，继续向东奔流、奔流……

那深刻于大地之上的九曲十八弯，那晋陕大峡谷两岸砂岩崖壁上的石龛、石窟、石碑，以及飞禽走兽般的浮雕，是我的立体镂空日记，记录了百万余年的岁月。当我从三门峡的人门、神门、鬼门奔腾而出，汪洋恣肆的天性尽情发挥；穿越小浪底，漫过河南荥阳的桃花峪——下游的起点，便冲积出了扇面型的华北平原。我成了泥沙淤积之上的“地上悬河”。摆脱了两山挤压的束缚，在这块临海的大平原之上，我时而野性十足，似乎受天意神遣，常常在雨季里南北大幅度摆动，翻滚，甚至淹没村庄与都市。

历经万里征途，我嬗变为一条横贯东西的天下大河。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归宿，我伸展双臂，投入大海的怀抱。当我将自己的所有交给大海，便深耕出了一条永不止息的万里文明轴线，轴线两边诞生了无数奥秘——从嫦娥奔月到神舟载人飞船……

九曲十八弯，是我智慧的曲线。我的万里身躯依然灵活且不可分割。汇入大海，只是完成了一个轮回，随之新一轮循环再次开始；在阳光的炽热辐射之下，我从海面蒸发、弥漫、升腾，又化为密集的雨水，轮番覆盖并冲刷高原与平原。于是，我一次又一次蓄满活力，永不枯竭，万古奔流……

河东之秋

郭少华

2025年运城的秋，因一场持续20多天的雨，变成了让人难以忘记的模样。

撑着伞，漫步至美丽的盐湖。烟雨濛濛中，薄雾轻笼水面，水波漾漾，天水交融一色。新开的咖啡馆里，浓郁的咖啡香四处弥漫。点一杯澳白、一杯焦糖玛奇朵，轻声聊天的话语融化在奶奶的拉花花纹里，情愫悄然萌生。窗外雨势渐大，雨点噼啪落在盐湖深蓝的水面，风浪乍起，湖水里挟着雨水翻涌，独特的韵律让人深深着迷。

换一柄油纸伞，拐进烟火氤氲的运城东湖旱市。刚出锅的水煎包、各色油辣子，扑棱着大尾巴的黄河大鲤鱼、红艳艳的大龙虾……你以为这里只有人间烟火？错！雨中的浪漫同样藏于此。

精美饱餐一顿河东美食，转身去往体育公园溜达。小雨丝丝，索性收起雨伞，任由这淘气的雨珠随意落在发丝、脸颊，反倒生出几分惬意。受秋雨影响，篮球场上少了往日分队竞技、你争我抢的热闹，却仍有三三两两的精壮小伙，光着膀子在场上辗转腾挪，运球、跨步、上篮一气呵成。他们神情专注投入，光脊背上分不清是雨珠还是汗珠，交融成一曲昂扬的青春礼赞。绕圈跑步的人们或结伴而行、或独自奋进，向前奔跑的脚步里，盛满了运动的热情与生活的奋发。公园中心那片青绿草甸，恰似这湿漉漉秋天的眼眸，晶亮而含情；国槐树、法国梧桐散落在园区各处，被雨水滋润得身姿挺拔，黄绿相间的叶片里，浸透着秋

的稳重与成熟。

再到运城的田野里瞧瞧。今年的庄稼因这场连绵秋雨，没能按时收割。一大片玉米地里，农人们披着雨衣、穿着雨裤和雨鞋，深一脚浅一脚走进积水没过脚踝的田地，抓紧抢收玉米。柿子林里，硕大的柿子黄澄澄挂满枝头，没了往日的鲜亮劲儿，耷拉着脑袋，仿佛在垂头丧气地嘟囔：“成熟好多天了！再不收，我们都要掉进水洼里烂掉了！”柿子园的主人一边对着镜头直播，一边高声催促采摘的农人：“有新订单！咱们加快速度！”已经抢收完的农户，把玉米成堆摞起，可雨一直下，根本没法晾晒——条件好的送进烘干房，没条件的就用火烤、用风扇吹，或是自己搭起大棚晾干。我问一位正点燃火堆烘烤玉米的大伯，他先“唉——”地长叹了一声，随即又挺直腰杆说：“下雨是老天爷的事，这一下就是20天。但收成是咱自己的！咱不能跟老天爷较劲，办法总比困难多呀！”

“办法总比困难多”，大伯这句朴实的话，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。天有晴有阴，日子有好有坏，刮风下雨才是平常气候。人活着，拼的就是一股心劲；有了这心劲，就有了精气神；有了这精气神，便能迎难而上、不负时光。2025年运城的秋，因这场秋雨，上演了太多动人的故事。这秋日里的人间百态、烟火人生，不正是河东那人股不服输、往前冲的精气神，在热腾腾地绽放吗？

我从天边飞流而来

话
题

山川锦绣，
奋神勇，
英雄衫衣怒马。
有并州儿，
太原甲，
血脉偾张华夏。
赵氏坚城，
三家分晋，
晋阳自雄霸。
九朝都会，
繁华壮丽堪夸。

我原本没有名字，与天地浑然一体。高原人唤我卡日曲——“红色的河”，也唤我的小名：玛曲曲果、扎曲。直至我携带着海量的泥沙奔腾而下，才有了闻名天下的名字：黄河。

当大地渐渐趋于冷却，青海高原才极其缓慢地浮现出了湖盆。我圣洁的母亲女神巴颜喀拉山，皓白耀眼的雪峰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，是我硕大的产床。当我从那里汨汨地诞生并流淌出的时候，声响清脆悦耳，却碎裂了周遭死一般的寂静。我最初缓缓流过星宿海这个狭长盆地，漫漫的湿地沼泽簇拥着无数湖泊，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，湖泊便如夜空中漫天的繁星眨着眼睛闪烁生辉，妙不可言。

随着西部高原的隆起，巴颜喀拉山主峰雅拉达泽雪山升高至海拔5000多米，我的使命由此被定了方向，无论怎么蜿蜒蛇曲都不会迷路。像地球上所有的河流一样，我的使命是谦逊地往低处走，沿着巨型阶梯状的走势，一级一级地或缓缓流淌、或跳跃而下，奔向位于地势低处的东方大海。我从云雾缭绕的雪峰那里而下，从天边的星宿海飞流而来……

我蛇形穿过大大小小的湖泊，让它们也成为我的一部分；而四周流来的小河，亦被我敞怀接纳。我的体型日渐强悍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。我将没有河床的蛮荒之地冲击出河床，将巍峨挺立的高山削切为崖壁，下切与吞噬一路的阻隔，突围出自由的河道。

我的第一次大弯曲，是一次有趣的游戏。在巴颜喀拉山与阿尼玛卿山之间，我轻松且快乐地向东南方向流淌，在四川、青海交界的松潘草原上向前。殊不知巍峨岷山屹立于眼前，我需跳起来抬头仰视它的峰峻。我勇敢地冲击而上，但每一排浪头均被击为碎沫；我分秒不息、昼夜不舍地轮番进攻，可岷山依旧岿然不动。我徘徊于草原之上，让时间等待我思考，最终在一个黎明决议调头，转了一个180度长弧形大弯，沿着阿尼玛卿山的北坡往来时的方向回转——有如又重新回到了青海，然而我的身躯却悄悄向西北方向探身。我穿过一个又一个峡谷，向东北方向流入了险峻沟谷——龙羊峡。好不惬意轻松，终于找到了一条自己可行的迂回路径继续前行。这个在青海、四川之间转出的大弯，是我留在地表、山脉间的特殊天意标记，是日后九曲十八弯轨迹的一个缩影。

我天性桀骜不驯，斗水七沙，也有人说我“九曲黄河万里沙”。可秉性难移，我将泥沙裹挟至下游或搬运至两岸，借助大风的洪荒之力，让一层层松软的黄土叠累出五彩的银川平原、河套平原和黄土高原。我在北部弯起的那个巨大的“几”字形身姿，既是运足气力塑造广袤肥沃黄土高原的脊梁，也是为穿透障碍、劈开石门的起跑准备，我的肌腱在穿透障碍、劈开石门时凝聚了苍天之力。黄土高原沟壑纵横，那些支流及支流的支流，也渐次成为我的毛细血管。于是，我的名称也在不断拓展，漫延为黄河流域。

我全须全尾地畅游于中国版图之内。在上游流域，我像一条昂起头颅的巨龙，在探望东方的同时张开嘴巴发出嘶鸣——梦境中，蔚蓝的大海呼啸着，缥缈又遥远。我匍匐下沉重的身子，用每一滴水的叠加之力贴紧大地，在深沉的呼吸中缓缓而行。吕梁山脉横亘在眼前，阻隔了我向东的走向。这一次我没有犹豫，调头南下，铆足天地之力冲击出一条晋陕大峡谷。地壳坚硬的花岗岩石，有如大地的骨骼与牙齿，它们固然顽强抗拒，而我的回应是分秒不息的低吼与切割。“柔弱必胜刚强”，这是我的哲理。深深的峡谷绝不是鬼斧神工，而是我水滴石穿的雕刻杰作。动态的野性奔腾与沉默的坚固阻隔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无数坚韧的水滴汇在一起，便凝聚为无敌之流。

当我在奔流接近了渭河，并挽起它的臂膀，回首一路征程——在奔流了一个大“几”字形弯后，曾逼我转弯后退的岷山，竟然被甩到了遥远的天边，感觉犹如飞越过了岷山一般惬意。我无暇自乐，继续向东奔流、奔流……

那深刻于大地之上的九曲十八弯，那晋陕大峡谷两岸砂岩崖壁上的石龛、石窟、石碑，以及飞禽走兽般的浮雕，是我的立体镂空日记，记录了百万余年的岁月。当我从三门峡的人门、神门、鬼门奔腾而出，汪洋恣肆的天性尽情发挥；穿越小浪底，漫过河南荥阳的桃花峪——下游的起点，便冲积出了扇面型的华北平原。我成了泥沙淤积之上的“地上悬河”。摆脱了两山挤压的束缚，在这块临海的大平原之上，我时而野性十足，似乎受天意神遣，常常在雨季里南北大幅度摆动，翻滚，甚至淹没村庄与都市。

历经万里征途，我嬗变为一条横贯东西的天下大河。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归宿，我伸展双臂，投入大海的怀抱。当我将自己的所有交给大海，便深耕出了一条永不止息的万里文明轴线，轴线两边诞生了无数奥秘——从嫦娥奔月到神舟载人飞船……